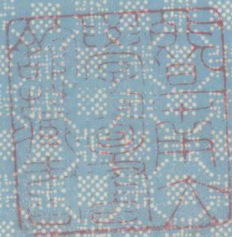


3118330

東林書院志

七



石印

七

高廷珍等輯

廣文書局印行

K248.53  
882  
7

018330

高廷珍等輯

東林書院志  
(七)

廣文書局印行



S9003199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

文翰二 序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臯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一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驥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羨買田供盍簪之餼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踵相接今毘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爲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頽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稿于桐川闕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述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檠張公莪所顧公白餘諸君子實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幽討劇譚務尋

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偕至毘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遲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聲欬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萬曆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  
輒寒洹冰堅屢日存之曰此良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  
矣逾十日途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拋磚然未幾而羣  
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咏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  
露于窠叟檐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  
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  
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  
蓋以坎離爲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離上坎下男抑女下  
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尙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  
猶然窠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  
窶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遂爲富有濟矣。免于窮矣。夫子終身于易之旨。殆子輿氏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願與諸友共求之時。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翺起於前涇陽顧先生  
繼起於後胡不介以孚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  
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脉從來遠矣自羲畫剖訣  
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卽脉也無善無脉也有宋諸儒遞衍茲脉而探河洛之源發紫  
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  
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卽性卽心是爲善脉晦  
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  
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趣方便執善不  
固必至別出歧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况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簸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爲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卽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其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義畫厥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爲世詬也正爲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爲託宿矣人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遏欲爲言迨至慶元黨  
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白漕司  
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  
校蓋前賢甯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  
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翦荆榛深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脉常  
存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  
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爲弁首以自鞭策矢  
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

撰



東林原志序

萬曆甲寅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錮於紹聖間朱氏之學錮於慶元間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卽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

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  
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  
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諭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  
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  
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  
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敞可葺也器  
敞可新也圖書敞可更也人敞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敞也曰  
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  
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  
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敞人敞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  
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脈之滅而不續者斯脈也卽以一念續矣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爲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宋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磨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爲拘囚日窮理爲學究惡言工夫託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爲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端事實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決志端住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奧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